

半桶水

余秀琦

嘭,嘭,嘭。

木榔头敲打着石窰子,发出有节奏的沉闷声。谁家又在春面了。

老榆树像撑开的伞,葱葱郁郁的枝叶遮住耀眼的日头,悠然洒下一地清凉。

汉子袒露着黝黑结实的胸膛,颈脖搭着的手巾能拧出水来。他紧抓着榔杆,身体前倾,头随着榔头的起落像“磕头虫”一样有节奏地起伏着。一旁的女人手执搅拌棍,不失时机地翻搅拨动着窰子里的米粒。春一盞茶功夫,用细筛筛尽,三遍下来,窰子里只剩小半碗米渣。汉子拎起身边的木桶把石窰子冲洗干净,盖上窰盖(状如斗笠),在榆树上挂好榔头,端面走人。

下一个来春东西的,临走重复着他们一样的动作。春夏秋冬,日暮晨昏,变幻的是不同忙碌的身影;不变的是沉默的石窰子、安静悬挂的木榔头以及始终不语的半桶水。

这半桶水是八爷续上的。

桐油漆过的大木桶,豁了口。半桶清透透的井水像八爷透亮的心,寒来暑往中始终如一的坚守。

在石沟村住着两姓人

家,一半姓黄,一半姓杨。他们世代共用三样东西:水井、打谷场,还有就是八爷门前的石窰子。

开始黄、杨两族相处融洽。邻里之间谦逊恭让,互帮互助。每遇红白喜事,一个村子一盘棋,家家就像办自己的事一样。

有一年,嫁去黄家的杨姓女儿不明死去,杨家大闹坟场要说法,引起两姓械斗,公安出面调停方平息事态发展,但从此两姓水火不相容。经常为饮水、碾谷、水路等农事发生摩擦。黄姓人见到杨姓人,瞅一眼扭转头;杨姓人见到黄姓人,跺一脚呸一口。彼此较着劲儿,谁都不肯先低头。

春米时更离谱,家家骑骡子驾马的,拎着桶扛着榔,冷着眼,脸挂霜,心像村北口的那口深井,幽深冒着凉气。

不知哪一天,人们突然发现,石窰子边置办上了搅拌棍,榆树上挂上了老榔头,一只桐油大桶,早晚都盛着半桶清澈的井水。石窰子加了盖,手编的箬叶盖笠。

来春米、春面、春猪菜、春药、打糍粑的黄、杨两姓再也不用自带家伙什。个个都觉得这样既方便又省心。

细心的黄老七发现端



(网络图)

倪,这手编的盖笠除了杨八爷的手艺还有谁?

是八哥置办的家伙什吧?黄老七见到田畝埂上歇火的八爷,凑上前,递上烟。

八爷接过纸烟,放鼻子前闻闻,又夹在耳朵上。掏出自己的旱烟袋,点上,狠狠抽一口,俺是想,这黄杨两家就像榔头和石窰子,只有互相成全配合,才能捣鼓出热闹幸福的生活。拆台、互磕,啥也成不了。

半桶水,满桶爱。

打那起,黄姓人见了杨姓人主动打招呼,杨姓人脸红红的,一来二去,两姓人又亲如一家。

八爷病了。整天糊糊涂

涂、昏昏沉沉,最后水米不进,请来的大夫也查找不出原因。全村人轮番照顾,也没能留下他。

八爷是个鳏夫,无儿无女。黄老七说,怕甚?黄、杨两姓的后人都是八爷的儿女。两姓村民自发成立丧葬委员会:买棺槨、上油漆、扯孝布、扎花圈、找墓地。各司其职,尽心尽责。黄、杨两族后人披麻戴孝,为八爷举行了全村最高规格的葬礼。

时代在发展,有了打米机、磨面机,石窰子冷清下来。除了平日春春猪菜,就是过年过节才能热闹起来。每当人们看到石窰子,就感觉到八爷还在。愣愣神,下

意识望向对面的山坡,那里有八爷的坟。

如今生活水平提高了,手工食品走俏。吃饱吃好的同时,更注重营养与口感。村里成立了手工作坊,这一下石窰子红火起来。

嘭,嘭,嘭。打糍粑的打完糍粑续上半桶水,走了。

嘭,嘭,嘭。春米糕的又来。临走,不忘随手续上半桶水。

榆树更老了,枝干虬曲苍劲,黑黑的缠满岁月的皱纹。有些枝干已经枯死,可就在这样的枝干顶端,“哗啦啦”涌出许多鲜活的生命,像那树下的半桶水,生命常新,永不枯竭。

小黑

张喆

小黑是我们工厂饭堂养的一条小狗,已经半岁了。也许是油水不错的原因,它长得粗壮彪悍,全身通黑,毛发柔顺光亮。重要的是生活在人来人往的工厂,它竟然变得极为通人性,人性味十足,察言观色是它的强项,有时大家扔猪肉骨头什么的,要是声音大一些,它很有骨气地走开,这倒也罢了,他狗拿耗子也有一手。

有一次,我去饭堂,路过一个灌木绿化带,发现小黑趴在地上。这大热的天,真难为它了,伸着老长的舌头,分泌一层层汗珠,颗颗往下滚落。它面前的水泥围栏坎边,有一只战战兢兢的小老鼠,缩成一团,这小老鼠不时“吱吱”地哀叫着,声音细小微弱,充满了恐惧,想必,它也知道自已难逃魔爪了。

有那么一两次,这只老鼠轻轻地移动碎步想逃跑,小黑就“嗖”的一声站了起来,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狗爪子伸了过去,在小老鼠身上拍两下,仿佛安慰婴儿一样。小老鼠又“吱吱”地叫着,缩成一团,如此反复,实在是插翅难逃,呻吟声越来越小,三魂去掉了六魄,可小黑还是不肯放过它,虎视眈眈地守着阵地。

狗拿耗子也许并不稀罕,可生为狗类,小黑竟然会对小猫生死营救,这事说起来倒真令人刮目相看。

那是五月份的事,外面正下着小雨,万物像水洗过一样,清新得不见一丝浮尘,工厂门口的灌木丛绿油油的。正在门口撒欢的小黑听到“喵喵”的叫声,它寻着叫声来到一株灌木丛下,发现一只小小的小黄猫,正蔫头耷脑卧在草林间。小黄猫身上湿漉漉的,看起来是那么无助可怜,仿佛让雨砸晕了头,她哀哀地叫着,努力地想站起来,可到底还是站不起来,东倒西歪又软下了脚步,那模样一定是饿坏了。

小黑满脸有爱,眼神怜悯,它伸着长长的舌头舔舔小猫,再回头往工厂走了两步,那神情好像是呼唤小猫跟上来,可是小猫太小了,压根跟不上来,何况雨点越来越大。

情急之下,小黑叼起了小猫,一头扎进雨中狂奔,路过车间门口,它放下小猫又歇了一会儿。在员工的惊讶声中,再次叼起小猫跑

向饭堂。

在大厨老唐的精心照顾下,没两天,这只小猫能蹒跚着走路了。它总是喜欢跟在小黑的后面,小黑要是跑快了,小猫就“喵喵”地叫,小黑就会停下脚步,回头怜爱地看着它,目光是那么纯净友善。

随着时光的推移,长大的小猫就跟小黑一个盆子吃喝喝。有时碰上鱼骨头鱼汤,小猫就显得十分霸道,小黑则是一声不哼地趴在地上,直到小猫吃饱喝足后离开,小黑才起身狼吞虎咽。

一天半夜,值班门卫小张一不小心睡着了。酣睡中,他被一阵阵狗叫声惊醒,这声音是从对面写字楼传来的。小张赶紧跑过去一看,小黑正在与一个陌生男人撕扯搏斗,小张打开对讲机大声叫喊:“快来抓小偷,办公室有小偷……”

小张擒贼有功,受到了厂里的表彰。厂里开表扬大会时,小张去了工业区外面的山林,在小黑的坟前立了一块碑,碑上写着:“英雄小黑之墓。”



(网络图)